

叶广芩长篇小说《青木川》评论



从容、睿智的温暖叙事

□文羽

正宗满族皇族后裔叶广芩在陕西一待就是四十多年,她被这片土地深深地迷住。这些年来,她不停地用自己的脚丈量着这块土地,吸着这里的地气、养分,真正算得上是到一个地方爱一个地方,读一段历史喜欢一段历史,与一个人物相处就喜欢上这个人物,与这片厚重的土地上无数个普通的婆姨、庄稼汉及各色人等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感情上有了依恋式的联系,她熟悉他们,理解他们,因而也就认可他们,包括认可他们的处事方式、思维方式,爱他们的言说方式,赞叹他们的智慧幽默等,她源源不断地把自己在陕西的所见所闻写下来,铸就了这方水土文化遗存的重要篇章。

《青木川》的从容得自叶广芩对题材的熟悉,女作家重现了陕西一个边远小镇青木川一段渐渐远去的历史。作品以“三营教导员”冯明探寻过去的战斗足迹与战友林岚为主要线索,再度引起人们对这个三省交界地段历史的追思与现实的关注。叶广芩以细致、淡定和纯净的叙事,凭当年的革命者冯明对故地的深情探访,串接起了许多为人们所忘怀的人与事,作品把历史与现实交叉起来,还原了当地一个著名人物魏富堂的本来面目,她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血肉丰满、性格复杂多面的地方“大人物”的形象。魏富堂占山为王,却兴修水利、架桥修路、造福百姓;他大字不识几个,却建校兴教,以强制手段培养青木川的后人读书识礼;他靠种植大烟发财,却坚决不允许当地人抽大烟。叶广芩在这部三十万字的小说里,不仅通过魏富堂、许忠德、魏富堂的几房太太、李树敏、青女、解苗子等一干人物形象,写足了过去时代曲折动人的爱与恨、生与死、正义与邪恶、浮华与没落,而通过当今人物的观察和议论,表达了蕴涵更深的人生哲理。

作品的最大特点是打通历史与现实,让读者不断地往返于既往与现实的时间隧道,穿越空间的障碍,把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新潮、真实与虚幻巧妙地连接在一起,杂糅在一起,不仅展现了青木川的过去,也展现了她的现在;不仅让人们看到了各色人物,也领悟了风土人情。叶广芩对我们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文化有着高度的认同、依恋、欣赏,《青木川》的写作背后有着多种资源的强力支撑,包括她在陕西了解的一切,她对邻国日本了解的一切,她不停地把陕西和日本勾连起来,她把青木川、杨贵妃、日本这些资源打通并在作品里反复出现,让本没有联系的东西发生了密切的关联,漫不经心的“复调”所构成的历史与现实的交响拨动了人们的心弦。

作家对民间的一切和许多活生生的东西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她以小说家的敏感捕捉着生活中那些容易被人们忽视的点点滴滴,她的笔下流淌着一种人们久违的幽默,作品的内涵与表现力由此得到扩展,读来让人感到优雅、睿智和自然。《青木川》也让我们不禁为自己的漠然、迟钝与懒惰而感到羞愧。我们每个人的身边都有自己充满故事的过去,我们的成长都有前辈的扶持,或者,我们生命中都有不能忘怀的珍贵的东西,但我们往往忽视了这些东西,或者只是在特殊的日子才想起,这是很令人羞愧的。

在陕西的作家里,叶广芩是一个从“大地方”来的“外来户”。她的写作也呈现出与陕西作家不同的气质和风度:在她笔下,绝然没有某些陕西作家插科打诨的粗俗和言不及义的无聊。你也许对那弥漫于字里行间的贵族气多少有些不适应,但是你得承认,她的文化教养的确高出有些“著名作家”一大截。她的中篇小说《豆汁记》,仿佛一块温润的美玉,是近几年乃至近几十年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收获。它所塑造的莫姜,像契诃夫写于1899年的《宝贝儿》中的奥莲卡一样,把善和爱转化为本能,只不过比较起来,叶广芩笔下的莫姜经历了更大的痛苦——失去“天堂”的痛苦,因而也更豁达、更成熟。

《青木川》是叶广芩的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她以史实为材料,以青木川为背景,在横跨两个时代的背景上,讲述了惨烈异常的“斗争”故事,塑造了以魏富堂为代表的一批人物形象,表现了他们所经历的生死沉浮、爱恨情仇。在这部作品的内里,虽然高亢的“主旋律”隐然可闻,但也多少蕴涵着作者自己对世

《青木川》是对叶广芩小说家天赋的有力证明。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这本书里,我发现了叶广芩对历史本身浓厚的好奇心。倘若没有这好奇,就不会有对已然成为过去的事物探访与体认,也就很难将历史活化为触手可及的真实,用以影响我们对现实生活的想像和理解。开始读《青木川》的时候,我以为这是一部“寻找”小说,构成小说最大叙事动力的,可能就是叶广芩自己所说的“沿历史逆流而上寻找冲动”。具体而言,这“寻找冲动”分别体现在三个人身上。对于离休老干部冯明,这“寻找”与其说是对曾经生活过的土地的回访,不如说是对那个“挥舞着手枪,指挥部队穿越林莽的年轻教导员”,那个“在反霸动委会上叱咤风云的工作队长”的探望,是对曾经的青春理想的维护与回味。正是借助冯明的视野,解放初期的青木川与现在时态的青木川相遇了,他们互相打量,彼此熟悉而陌生。现实与记忆的巨大鸿沟,在让冯明唏嘘的同时,也让我感喟。这片土地、这个古镇由此在我的脑海里烙下了深深印记。对于冯明的女儿——作家冯小羽而言,这“寻找”是对在历史的缝隙里失踪了的女子程立雪后续命运的追寻。寻访程立雪的过程中,自然会带出谢静仪、解苗子,进而抵达青木川的核心人物魏富堂。第三条寻找的线索,则是历史学家钟一山对蜀道对东渡贵妃的寻找。这将青木川的历史溯源延伸到了千多年前。三条寻找的线索交织在一起,使青木川的形象饱满、立体、丰富起来。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发现,叶广芩对这段历史的态度不仅仅是停留在好奇、把玩的态度上,在沉淀印象、进而展开理性思考上,《青木川》也是毫不逊色的。在这里,历史记忆成为了小说的主题,我以为,小说追问的是,在茫茫时间迷雾中,当承载了历史分量和生命重

在我看来,读一部长篇小说倘若可以作为一种愉悦的欣赏过程的话,那那个作品必然成功了一大半,其思想艺术价值尚可随后慢慢分析。《青木川》正是这样一部能让人陷入沉思、遐想、思路不羁、興味绵长,且不时为之陶醉的小说。这部小说以现实与历史的碰撞为起点,以几个外来者的游历和寻访为引线,以秦岭山深处青木川古镇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史事为背景,以一位乡绅兼土匪的复杂人物魏富堂的传奇命运为主线,发掘沉埋已久的历史文化及精神遗存,如同撩开面纱,浓墨了半个世纪前的生生死死,恩恩怨怨,以及文明与愚昧的纠缠;又如层层递进,一步步挖开了一口记忆的深井。这里的内涵比较丰厚:有被遮蔽的历史真相,有阶级之间的搏斗厮杀,有一个“土匪”乃至一座古镇对文明的向往和不可思议的实践,成为漫长百年中国寻找现代文明历程中的一朵奇特的浪花,还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全书总体上含有对复杂的历史功过的沉思和吟哦,但作者把一切诗化了。

叶广芩写景物举重若轻,笔下常带沧桑感、人情味,这形成了她的文章特有的魅力。我最欣赏的是她把历史写活了,可以感

奇才:为小说叙事而生

□何西来

《青木川》是一部奇书,一奇在题材,二奇在人物,三奇在叙事方式。有了这三奇,就有了无论对于叶广芩个人的小说创作,还是对于当代整个小说创作,都不可替代的、独特的艺术素质。

以题材而论,《青木川》实有其地,是真正的地域文化历史题材。青木川地处秦岭深处,宁羌(强)县的最西端,也是陕西省的西南,南与四川的青川,西与甘肃的武都交界,是一个“鸡鸣听三省”的荒芜僻远之地,同时也是一个“三不管”的乱世匪患的滋生地,山险林密,道路阻隔,又因其势控川、陕、甘三省之要,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这是一个奇特的地域空间,是一个产生奇特的故事、奇特的情感和孕育奇特人物的地方。叶广芩以她对题材的敏锐嗅觉和作家的探究热情,一下子抓住了这个题材,找到了一个富矿、一口文学的深井,写出一部奇书。题材是奇特的,但为吃透这个题材所下的功夫,在叶广芩却是实实在在的辛劳的求知的过程。

地域文化当然要通过地域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习俗、节庆、红白喜事、方言等体现出来,这些,叶广芩在《青木川》里都做到了。但更重要的是她写出了许多让人难忘的人物形象,不仅丰富了她自己笔下的人物画廊,也丰富了当代艺术人物画廊。冯明、林岚、谢静仪、青女、解苗子、许忠德等人物形象固然各有特点,各有不同的命运和个性,但我以为魏富堂形象的成功塑造,是她对当代艺术典型人物序列的新的贡献。历来写土匪的小说,说在多有,但写出的魏富堂这样一个复杂、立体、多面,且有历史深度的典型人物的却不多。魏富堂当然有匪性,性格中也有残忍、狡黠、权变的因素,但是作者更注重的是开掘人物深层的善,写出了他保境安民、推行善政的内心依据,总之,写出了这个人物传奇的、个性化的、个性鲜明的命运。

《青木川》再一次向读者证明叶广芩是一位小说叙事的奇才。作家多维多向的叙事角度,历史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交错,语言运用的机趣,细节捕捉的传神、妥帖、魅力,让你不能不感慨,叶广芩是专为小说叙事而生的天才写手。

还可以改得更好

□李建军

事沧桑的轻轻喟叹。

写实性的小说要求作家必须服从一种“公听并观”的原则,叙述和描写的时候,要努力避免对人物和事件简单而直接地进行“评价”。然而,从叙述方式来看,叶广芩选择的显然是高难度的“评价性叙述”,她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种叙事方式包含的困难。她在叙述上表现出一种“散文化”的主观倾向。在《青木川》里,“反动”“丧心病狂”“壮烈”“叫嚣”“乌合之众”“轰轰烈烈”“傲慢”“凶恶”“干枯丑陋”“冷酷严厉”“气贯山河”一类的“评价性”话语比比皆是。“评价性”如果不加控制,就很容易流为随意的“主观性”,就会使自己笔下的文字流于泛滥和夸饰:“随着女匪的手起刀落,林岚胸中的血澎湃而出,像一朵盛开的大花,在广坪河怒放。时光在那一刻凝

固,广坪的人永远记住了一个女人最终留在这里的灿烂。……清溪河在呜呜哽咽,初夏的风轻轻拂过烈士的身体,有浓浓的云从山谷涌出,覆盖了这惨绝人寰的一幕。”在这里,前一段描写林岚死状的文字是夸饰的,而后一段的抒情则是轻飘飘的“文艺腔”,是过去的“工农兵”文艺里常见的“套板”,显然缺乏感人的内在力量。再像:“魏元林说,他是太激动了,见了恩人共产党,就像见了亲爹娘一般,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化作相逢的热泪,这才真正是泪飞顿作倾盆雨。”这话到底是人物“魏元林”说的,还是作者的叙述语言?无论是谁说的,都给人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感觉,缺乏朴素而真诚的性质,缺乏感人至深的力量。总之,为了使这部作品臻于更加完美的境界,我以为作者在将来的修订中,要强化客观的“展示性”,改变现在的“间接引语方式”,只有这样,才能给人以更加真实的感觉,才有助于更生动、更完整地刻画人物,才有助于把人物写成一个“人”,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物”的水平。

小说家天赋的有力证明

□陈建功

量的记忆被层层覆盖的时候,它是否还能打开历史真相的大门?这是属于小说家的命题,一个不算清晰但会让一代又一代持续追问下去的命题。

我断定叶广芩是最好的小说家之一,还因为她写出了人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魏富堂和谢静仪,是两个非常有意味的人物。先说谢静仪。身为督察夫人的她落入敌酋之手,却通过对教育近乎殉道的虔诚奉献,将她的教养、文化、优雅、从容展示给了山里人,某种程度上改变了青木川的水土和格局。这不能不让人称奇。魏富堂就更有意思了。作为一个土匪的他,喋血残暴是其本性。然而,他修桥、修路、办学校,资助贫困子弟念书,把一种叫做“现代文明”的信息通过他本人的生活方式传递给青木川。一个强横执著的“土豹子”,被谢静仪所代表的现代文明力量所慢慢驯服,这本身就是一种传奇。叶广芩没有用一种虚无缥缈的笔触虚化这一传奇,相反,她是理性从容的,是重视克制的力量。她用冯小羽的目光打量魏富堂这个人,用冯小羽的总结与认识代替了魏富堂的大部分内心自述。这显然有力量得多,也为我们进一步认识魏富堂这个人留下了空间。这使得小说的主要人物始终伫立在我们眼前,吸引着我们或补充或丰富或重述。

当然,小说家之所以成为小说家,还在于其懂得小说艺术的“别材别趣”。叶广芩深谙叙事的滋味,她能将一个故事讲得风生水起,杂花生树却又波澜不惊。她了解悬念的作用。在这部小说里,程立雪是谢静仪还是解苗子?谢静仪究竟下落如何?这些疑问贯穿全书,推动了故事向前发展。悬念揭开的时候,我们收获的不单是一个答案,更有一些美好和温暖的情愫,她也重视细节的力量。就像穿了谢静仪的蓝旗袍和魏金玉的皮鞋,目送魏富堂赶赴刑场的解苗子,就是其中动人的一笔。这些元素都使得《青木川》成为一个可以让我们流连其间,展开诸多话题的艺术世界。

用现代之眼追寻历史文化之魂

□雷达

受到历史的气息、体温、魂灵和情绪——如果有的话,那种执著的追寻、还原和想像的能力,我认为这对一个作家是至关重要的,这才是属于作家的空间和领地。《青木川》是有原型和实事的,甚至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建造的,稍一失手,就只能变成一部生动的纪实作品。但现在它并不受或不完全受到实事的束缚,而能找到自己的书写空间和路径。此中奥妙何在,值得研究。比如她写道,小镇旧事比任何武侠侦探都精彩生动,先人们留下的气息还没有散尽,在日日走过的石板路上滚动着,有时或会在墙根砖缝、影壁背后传出一声惊恐的呐喊,几句模糊的话语,祖先还没有走远。好一个“祖先还没有走远”!不经意间道出了作家创作的奥秘。为了把魏富堂的故事充分小说化,叶广芩是动用了许多技巧的。比如,把冯明与几个外来人的来访作为引子,并贯彻始终,实在很妙,这不但打通了现实与历史,而且便于时空推

移,前后照应,不致沉闷。但几个外来人各有所好,冯明的焦点当然是林岚,引出的是革命史,冯小羽的关注点在谢静仪,当然也就指向了魏富堂其人,而钟一山的关注点似在杨贵妃,实乃青木川的生态变迁史,这些布局都是颇富匠心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一直使用现代视角的观照。小说没有沿袭阶级斗争思维,却不掩盖阶级斗争曾经严酷的存在,冯明与魏金玉的对话虽然不无对峙,一个抱着膀子,一个背着手,但历史毕竟已经从对抗走向了对话,从你死我活走向了你我活也活。结尾处,谢和林的碑同时而立,意味深长。

我认为,作者不但用现代眼光看过去,也用过去的眼光看现在,不但写出魏富堂的恶、赖、狠,更写出他内在的善、智和追求文明之心。魏富堂无疑是一个从类型化模式中挣脱而出的具有多重内涵的新人物;作者不但写出各位女子的不同风姿和命运,而且通

《青木川》交织着多重文化坐标和历史眼光,又充满着文化的尴尬和历史的无奈。冯明的经典革命文化思维,魏富堂以现代文化改造山寨草莽文化的匪性 with 文思结合的思维,青木川老乡的乡土化、人性化思维,冯大羽、钟一山乃至魏金玉的现代时空文化视野,都在书中交织,时时碰撞出火花。

拿魏富堂来说,因追求个人生活现代化而要文化根基的大,小赵,因追求青木川文化现代化而景仰、支持谢静仪办学,并且送下一代去都上大学,这造成了对青木川深刻的文化冲击。尽管时代变迁,魏的政治身份被摧毁、生命被终止,但他的文化努力已经穿透那枪声留了下来,成为青木川独特的文化风景。青木川人会说几句外语,爱汽车,用电脑,骂人也骂得有气派。魏已死去半世纪,他播撒的文明种子留在了这里,但更多的却是现代文明在青木川的农耕文明和革命文明的汪洋大海中遭遇了尴尬和无奈。魏的汽车、留声机和电话,因没有配套设施而形同摆设。

魏富堂作为边地的侠匪,也就在他独有的匪性和文心中显示出自己的个性和独特的社会文化意义,这个形象在美学上也便具有了别一种

多维视野观照下的艺术世界

□李星

叶广芩的长篇小说《青木川》将一个偏僻遥远的秦巴山脉深处的古镇青木川,历史而又美学地呈现在当代读者面前,使其从此声名远播。《青木川》也因之成为标志叶广芩小说艺术成熟和新高度的长篇小说。而其成功得益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多维视角中的长篇叙事艺术。在长篇小说中,叶广芩继续了初涉青木川的中篇小说《响马传》通过采访复原整合历史记忆的基本叙事方式,但却将一条线索变为三条或更多的线索,将一种视角变成了三种视角。这三种或主人公魏富堂密切相关,或与他关系较远的视角,不仅使魏富堂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得以呈现,而且使青木川镇的历史背景和人文地理环境得以立体、多面地呈现。

二是文明视野中的现代性反思。如果要问《青木川》的主题,我以为就是对百年乃至正在进行的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反思和思考。作者笔下的现实中的青木川,缺失的不仅仅是资金

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创造

□陈忠实

叶广芩是新时期跃上文坛的,我的印象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延河》发表《本是同根生》,标志着叶广芩进入创作的一个新的自由境地,亦由此走向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前沿,成为一方最亮丽、也独具个性的风景,就我的印象,无论是叶广芩的家族小说,还是写陕西民间乡土的小说,都有一种独特、深刻、个性化的体验。令我往往惊讶的是,这个出身于不平常家族的一个格格,一个把自己遗落为平民的贵族后裔,能够把昨天和今天的生活

写得如此真切,又能把陕西民间地道的生活韵味表现得让我这个陕西人都感到无可置疑的真实。她在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中,完成了一个较为完美的创造。

《老县城》和《青木川》既呈现了当下生活的原生态,又呈现了令人惊讶的一种理性的艺术升华。这是叶广芩独自体验的一种展示,也是她的艺术风格最具魅力的地方。在我理解,能达到这样艺术境界的叶广芩,其人格修养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叶广芩:陕西作家的榜样

□贾平凹

叶广芩是中国文坛的名家,更是陕西文坛的一代老将。她的《青木川》是我们的一大收获,能在北京开研讨会,这也是陕西作家少有的事,真是令人高兴!

我和广芩在一个单位工作了十几年,我对她的情况了解。她才学横溢,又特别心静,在娱乐化消费化的年代,她坚守着对文学的神圣感,忠诚地以笔写心。尤其在周至县兼职深入基层生活期间,一下去就是好多年,在那里干了

相当多的实事,为那里的经济和旅游、文化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也勤奋地创作出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现在兼职的也多,但像她这样双丰收的却不多见。《青木川》的出现,这是必然的成果。这本书从内容上写法上可以说是她创作成熟期的一个代表作。我读后非常敬佩,并推荐给许多朋友。

叶广芩应该是陕西作家的一个榜样,她深入生活的情况应当典范推广宣传到全国去。

过她们的美丽和牺牲或无价值的死,折射出一些人生哲学和沧桑之感。

我还认为,任何成功的创作都是一个双向寻找的过程,作者时时在寻找题材,而题材也在等待它的意中人;不但作者庆幸自己找到了青木川,而青木川也会庆幸找到了叶广芩这个修史人。这是一种缘分,并不是谁都会得到这个缘分的。为什么作为贵族后裔、北京知青、叶赫那拉氏后代、具有满族文化背景的叶广芩,写过许多优雅的贵族旧家故事的人,却能够写出并写好陕南山地的《青木川》,并为青木川人所认可?这仅仅因为采访的次数多吗?仅仅因为有创作热情吗?叶广芩不是万能的,并非什么都能写。我认为奥妙在于,叶广芩与青木川之间存在着某种生命感应,存在着对兴亡之感、家国之愁、分离之悲的敏感。青木川的老宅子与《采桑子》的老宅子之间,未必没有某种相通之处。由采访进入写作的方式同样不可一概轻看,当今作家太需要撞开记忆之门,太需要触发灵感,太需要打开并扩大库存。这需要外在的媒介的点燃。在我看来,《青木川》正是一次触感和解压,作者对社会人生历史文化的诸多情感积累,借青木川喷涌而出,完成了一部优秀之作。

多重文化眼光别样艺术魅力

□肖云儒

魅力。作者在魏富堂身上写出了中国草莽文化许多内在的质地,比如以行动为信仰的“内群意识”;比如既不惜死以苟且,又纵意任性,奋发扬厉与恣睢睚眦相糅杂的性格;比如示勇立威,求术求名的外倾性、多血质的气质;比如在整个社会的排拒和敌意中产生的安全感受挫的“基本焦虑”和孤独感,故而常常以乖戾的言行挑战环境,以激烈偏执的方式表现自尊,等等。小说也表现了地域乡土文化对特定草莽群体的影响,表现了草莽文化对墨儒主流文化、都市文化乃至现代西方文化的心仪。所有这些,使这个在夹缝中求生的草莽英雄魏富堂在审美和文化上显示出另一种魅力,这是力图冲决边地宗法森严阴影的魅力,又是糅杂中西文化、尝试发展边地经济社会的魅力。

一部现实主义力作

刘斌

叶广岑是当今文坛一位才华横溢、具有雄厚创作实力的作家，以其蕴涵丰富的文学作品，感动和影响广大读者，在海内外有着广泛影响。自从1968年来到陕西，她的命运和创作就与这片热土联系在一起。她前期创作的家族题材小说《采桑子》《本是同根生》等，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奠定了她在文坛的地位。她创作的再一次超越是在新世纪，2000年挂职西安周至县委副书记，与最基层群众有了更加血液于水的接触，对现实生活有了更加直接地感知与思索。她满怀对人民群众深厚的感情，凭借对生活的敏锐洞察和透彻理解，从述写家族故事转入对大自然、对人的生存命运的关怀，写出了《老县城》《老虎大幅》等一系列佳作。《青木川》是她挂职期间的另一重大收获。小说通过几个主人公的命运，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从开始建国到现在走过的艰难坎坷岁月，尤其是对人的命运的关注。这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一经出版就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引起评论家、专家及读者的广泛关注。由于此书的出版，使青木川这个曾经鲜为人知的小镇成为旅游热点，带动了青木川乃至宁强县经济的发展，使文学有了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可以说叶广岑是继柳青之后，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挂职作家又一个成功的典范，在坚持与人民相结合，体验人民生活的创作道路上又创造了新的经验。

陕西文学一直有着优良的传统，半个多世纪以来，老中青三代作家一直坚持遵循实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保持了陕西文学健康发展、持续繁荣的厚重基础。早在五六十年代，胡采的《从生活到艺术》，柳青的《创业史》，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王汶石的《风雪之夜》，李若冰的《紫达木手记》就享誉国内外，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改革开放以来，一批中青年作家迅速崛起，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相继获得茅盾文学奖，进一步提升了陕西作家在全国的影响力，奠定了陕西作家在中国文坛的群体形象。叶广岑是当今文坛陕军中继陈忠实、贾平凹之后，又一位重要作家。

纯粹之美

范咏戈

叶广岑的新作《青木川》是我近期读到的一个很纯粹的小说文本。它纯粹，首先在于它达到了形态的完备。在被局限化了的小说空间——陕、甘、川三省交界地“鸡鸣三省响”的小镇青木川，时间被最大化的延伸；从解放初期到改革开放半个多世纪的纪事沧桑。由于小说的主线索被设计为“故地寻梦”——解放初期在青木川担任三营教导员的冯明回青木川寻访他牺牲在故地战场上的初恋情人林岚。“寻梦”的线索使作家很轻易地打通了历史和当下，同时把握了两种现实并实现了自由转换。自然而然地，也就从《青木川》走出了一个个命运独特的人物：解放初在“杀害解放军的土匪”名下被枪毙的魏富堂和他的随从、副官、太太、女儿、子侄们。尘封的历史在知性优雅的笔墨下被复活，诸种小说元素的魅力被充分展示。它纯粹，更在于作者对历史的

《青木川》的魅力：原创、结构、悬念

牛玉秋

《青木川》我读了三遍，每一遍都像是初读，这在我作为专业小说读者的阅读史中是很罕见的。许多命运的捉弄，人生的遗憾成了心中放不下的牵挂，似乎再读一次就能了却一些。

《青木川》具备了好小说基本要素。首先，它无疑具有原创性。叶广岑是一个有着不断开发小说创作的生活资源和思想资源的自觉性的作家。她以写皇室后裔的现实生活享誉文坛之后，又开发了她在日本求学期间所了解的生活以及后来在挂职期间所熟悉的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两组作品，而她近期一组以传统京剧剧目为题材的中篇小说，则是她在一种传统生活方式和一种艺术形式之间寻找相通的文化基因与文化传承的思想资源的开发。《青木川》以一个热衷现代文明的土匪魏富堂为主人公，串联起一系列性格、命运各具特色的男男女女，把他们在五十年动荡历史中的主动与被动，积极进取与无能无奈全面展开；小说中所表现的历史的功过、人性的善恶，社会潮流对个人命运的拨弄，人类文明的魅力与无力，也都达到了相当的思想深度。即以魏富堂为例，当我们只把他看成一个土匪恶霸时，可能很容易处理自己的情感倾向，而一旦洞悉了这一人物的复杂性，就会产生困惑，不知如何把握对这一人物的情感态度。然而正是这种由复杂性引起的困惑更接近真相，真理，真情，动摇了非是即非、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简单化的历史观。

叶广岑为《青木川》设计了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如果只叙述魏富堂的人生故事，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土匪传奇。小说从冯明回访故地入手，再加上他女儿——作家冯小羽对往事的追寻，从而使历史故事有了两代人不同历史观念、不同历史兴趣的两种解读。在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中，被遮蔽的彰显出来，被遗忘的记忆起来，被误解的明白过来。《青木川》中悬念的运用也令人称道。悬念本来是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重要的艺术手段，无论是情节悬念还是命运悬念，都是建立在读者的好奇心基础之上，吸引读者注意力的关键所在。小说中的悬念可以说是俯拾皆是，大的悬念有魏富堂的命运、谢静仪的身世来历及归宿、林岚是怎样牺牲的、她与冯明的感情关系到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等等，小的悬念更不胜枚举。悬念能否抓住人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获得读者的审美同情，在这方面，叶广岑也是个高手。像谢静仪这样的正面人物获得读者的审美同情自然比较容易，即使像李树敏那样的反面人物，开始时以翩翩佳公子的形象示人，临死前彬彬有礼地向舅父道歉，牵挂着自己未出世的孩子，就不能不引起读者对他命运的关心。直至他的阴谋全部败露，人们才知道他罪大恶极，而悬念至此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此外，叶广岑作为小说家的艺术才能还表现在她语言的优雅，她塑造人物的功力常常是寥寥几笔、稍作点染，一个人物就活灵活现地跃然纸上了。读罢《青木川》不能不感叹：叶广岑真是为小说而生的了。

深深扎根于生活沃土

雷涛

作家到基层“兼职”或叫“挂职”，体验生活进行创作，是陕西作协多年倡导践行的一个做法。当年，被长安县人民称作“我们的柳书记”的柳青同志在兼职期间完成的《创业史》，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一座令人仰慕的丰碑，也为作家“兼职”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同样被周至县人民唤作“我们的叶书记”的叶广岑，不但在周至县深入采访，而且多次翻越秦岭，涉足汉中宁强的山山水水，终于完成了《老县城》和《青木川》的创作。这两部作品尤其是《青木川》的文学成就究竟如何，留待批评家说。我要讲的是，叶广岑在新形势下“兼职”生活的“套路”到底有哪些与众不同。

我和叶广岑既有工作关系，更是朋友关系，依我的观察了解，她在“兼职”中最突出的特点是：不论情势与环境发生什么变化，自己的角色意识和责任意识始终是浓烈的。其具体表现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尽快完成由“客人”到主人的意识转变。过去我们常讲，作家下基层要放下架子，变老师为学生，这句话其实只讲对了一半，只有把学生再变为一个像热爱故土家乡一样的“当地人”，一个地地道道的主人材对，叶广岑无论是在周至还是在宁强，都把她自己看作是当年的一个落户“知青”，都是以“当地人”自居，并很快就能结交一大批各阶层各阶层的知心朋友，这些朋友把她当乡亲邻居看，她也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看。用周至和宁强老百姓的话说：“叶广岑给我们的的是她的心，人心换人心，她向我们要袜子我们连鞋都给。”从这个角度看，周至人把叶广岑选为当地特产猕猴桃产销的形象大使就不足为奇了。

其二，努力实现“身”到“心”的情感转变。叶广

字上画的圆圈却因被茶水打湿，许副官在重描时却把圆圈划在了“反”字上，于是魏富堂的命运，青木川的历史便被改写了。本应是对青木川解放有功的魏富堂头顶“叛匪”被枪毙，他对青木川的贡献自然也就被一笔抹杀。历史在这里拐了弯，显示出它的非线性。但毕竟模糊的历史在今天清晰起来。小说最后的一段描写堪称神来之笔：已是海外华人的魏富堂的女儿魏金玉带儿子回青木川给爹修坟立碑，“其实大家一进来就看到了角落里的外孙，对方酷似魏富堂的相貌让在座的老人感到不自在。魏富堂在临死的时候答应就是这个年纪，仿佛时光绕了一个圈，大家都变了，只有魏富堂还是原来，在一旁一言不发地看着大家。”历史在这里回到它的原点。正是这些使《青木川》能够得到恩格斯那个“非常高的、最高的标准”——“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的评价。

胆识与勇气

白 烨

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一直是一个纠缠不清的话题，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作家对此进行了不懈的探索，贡献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但是在“历史”的文学建构上也存在较多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历史”大于文学，“历史”压抑文学，“历史”的建构深度以文学的牺牲为代价。无论是先锋小说，还是新历史小说，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这种文学与历史互为伤害的情况。而叶广岑的《青木川》则在这一方面提供了新的艺术经验，作为一部以“历史”为建构的追寻对象的小说，作家始终保持纯正的文学趣味，历史和文学互不伤害，且互为成就，给读者带来了新奇而震撼的阅读感受。

《青木川》的成就首先在作家以饱满的艺术元素呈现了文学和历史的张力。在小说中“历史”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对象，而且更是一个审美的对象。“历史”真相的寻找以及“历史”进入“现实”的方式既是小说意义内涵的源头，也是小说结构和情节的推动力。在这

“历史”与“文学”互为成就

吴义勤

个意义上，小说成功地呈现了丰富而饱满的艺术张力，这包括历史与现实的张力、人物性格和人性的张力、多种线索与结构的张力、不同文化与文明形态之间的张力、时间与空间的张力等等。魏富堂、李树敏、青女、谢静仪等人物可以说都是张力十足、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丰富性的人物形象。

其次，《青木川》还是一部能够呈现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叙事艺术变革、探索成果的小说。从先锋小说开始，中国当代小说叙事领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汉语小说的叙事水平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对“纯文学”的反思浪潮中，中国文学的趣味

再次发生改变，叙事艺术再次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次要东西，但令人欣喜的是，《青木川》仍然延续了那种对叙事艺术的探索热情，冯明、冯小羽、钟一山三个人物进入历史的方式代表了三种话语方式，他们的冲突既是现实层面的，又有形而上的内涵。而在小说的语言、结构、情境以及人物的精神与心理分析方面，小说更是在中国主流文学品格的突破中呈现出了先锋性的气质。不过与先锋小说的夸张和极端不同，《青木川》对于小说叙事的探索与小说的故事、主题和人物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传奇性与探索性的融合使得小说对各种小说元素具有了更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再次发生改变，叙事艺术再次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次要东西，但令人欣喜的是，《青木川》仍然延续了那种对叙事艺术的探索热情，冯明、冯小羽、钟一山三个人物进入历史的方式代表了三种话语方式，他们的冲突既是现实层面的，又有形而上的内涵。而在小说的语言、结构、情境以及人物的精神与心理分析方面，小说更是在中国主流文学品格的突破中呈现出了先锋性的气质。不过与先锋小说的夸张和极端不同，《青木川》对于小说叙事的探索与小说的故事、主题和人物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传奇性与探索性的融合使得小说对各种小说元素具有了更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再由北京到陕西插队落户，自有的辛酸史。可是，她从不流露这样的情绪，反而认为是陕西这片古老的土地接纳了她。也正是这种情绪，决定了她去周至和宁强，都是将自己的“心”贴上去的。她像热恋自己的故乡一样热恋周至和宁强，热爱老县城，热爱青木川。也正因为这种情绪，叶广岑由《老县城》到《青木川》的创作过程也自觉地完成了思想变化的“三部曲”，即由早期关注家族题材到关注自然生态的思想转变，再由关注自然生态到关注底层人民群众居住环境、生存状态、人的价值与尊严的思想转变。可以说，这些转变证明着叶广岑思想认识和世界观的质变与飞跃，也是她作为作家的职业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的集中体现。

其三，潜心体验创作心路历程，并为自己的“层面”与“高度”进行设置。叶广岑在周至县和宁强县有不少朋友也是我的故交。她们说，与叶广岑接触，既能感受到一位女作家女学者的独特文化气质，又能感受到一位传统女性在新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与升华了的端庄和安详的风韵。其实，透过这种评价，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气质、风貌和风韵，均来自作为作家的叶广岑对自己所处环境的钟爱以及由此产生的慧眼。周至的老县城几乎早已成了历史烟云，可是叶广岑把它拾到了、描绘了，让身处秦岭深处的残破不堪的遗迹成了人们的热门话题。青木川经历了历史的风风雨雨，也成了当地人模糊的记忆，可是叶广岑用辛劳智慧笔触对她进行挖掘、梳理，然后娓娓述说和重新塑造，让这个鸡鸣三省的老镇知名度大大增加，再现了青春的生活力。

这就是“兼职”中的叶广岑的作为，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大形势中地处西陲的中国陕西一位女性作家的创作道路。无可置疑，这也就是叶广岑人生中最炫目、最自豪的阶段。我想，对于陕西未来的作家来讲，叶大姐不失为一个学习的榜样，一个让人谈论和效尤的“柳青书记”。



青木川镇所在的汉中市，位于陕西省西南部，北通关中，南达川渝，西出甘陕，东控荆襄，汉江横贯东西，素有“汉家发祥地”“中华聚宝盆”之美称。汉中自然生态资源丰富，“秦巴无闲草”，生物资源得天独厚，素有“天然药库”之称。汉中这片被巍峨秦岭和苍莽巴山环绕的盆地，被长江两大支流汉江与嘉陵江滋养的秀土，虽然位于中国西部，却有着一片不是江南胜似江南的景色。汉中历史悠久，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2007年荣获世界特色魅力城市称号。

在这块史称“天汉”的古老土地上，曾演绎过一幕幕历史活剧。刘邦、韩信、诸葛亮、曹操等帝王将相在这里屯兵养武、安邦定国；李白、苏东坡、陆游等文人墨客在这里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壮怀诗篇。

青木川一声长叹

彭学明

几年前，我读叶广岑的《老县城》时，看到的是叶广岑对青木川的爱恋。几年后，我读《青木川》时，听到的是叶广岑洗尽铅华的一声长叹。一叹世事沧桑，历史变幻，谁主沉浮？二叹世道人心，善恶人间，谁识庐山？三叹大笔如椽，爱痛如山，谁写青天？

小说以青木川匪首魏富堂的传奇经历为主线，从解放前夕的兵荒马乱一直写至改革开放的今天。历史与现实的交汇轮回，前世与今生的沧桑变幻，真是层峦叠嶂、云诡雾障、苍生沉浮。比如，五十年前魏富堂被政府作为土匪头子声讨、枪决，五十年后却又被政府定为开明绅士而歌功颂德。老万没有死在旧社会的屠刀上，却在文革中死在了自己手上。特别是当年镇压魏富堂的剿匪首长冯明与魏富堂的女儿魏金玉在小说结尾的相遇、革命烈士林岚与匪首魏富堂两座坟墓和碑文的同时重新修缮与撰写篆刻，寓意深长，韵味无穷。说明了历史和现实总会在一定的时刻一定的场合相互交叉甚至融汇，殊途同归。魏富堂这个人物，在文学作品中也許是个异数和奇数，在现实生活里，却肯定是个复数。这个土匪形象完全同我老家湘西的情况相似。对外，魏富堂是杀人如麻的土匪头子；对内，却又是造福一方的保护神，他种鸦片祸害他乡百姓，却不准自己的乡民偷吃一粒。他派兵保护来往青木川的客商，却狙杀北上抗日的红军战士。他人性中的善与恶，他人格中的佛与魔，昭示了人性和世事的复杂。叶广岑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叙事、探求和人性写实、拷问里，诉说着自己对青木川、对小乡村、对大历史的爱与痛。人性的善恶，历史的功过、世事的是非，都在叶广岑的爱与痛里变得庄严沉重，变得清晰透彻，变得百味丛生。

叶广岑对人的敬重和怜悯，对历史的尊重和追问，对文化的敬意和解读，都使作品具有较好的高度和深度，具有了较好的诗性和史性。作者对人和历史的包容和仁厚，也显示了一个大作家的文学胸怀和胸襟。可以说，《青木川》是叶广岑以文学的样式，安放在岁月深处的一颗心脏，虽有暗伤和隐痛，却依然顽强而鲜活地跳动。

《青木川》与“史诗”之比较

胡平

《青木川》在“写什么”上为当前长篇小说创作提供了重要经验。首先，它不像许多“史诗”性创作那样，一意追求表现历史进程的完整和人物多样，以显示“宏大”体制（其实大而无边），它以三十万字着重描述一名陕西乡绅兼匪首的生平，主人公的形象便不能不是丰满和强大的。其次，写魏富堂当年独霸青木川，威名远扬，既保境安民，又修建学校，影响了所有人的生活道路，便连带写出了各类人的命运，形成了作品既有中心又有辐射的内容结构，同样获得了长篇的厚重感。再次，魏富堂并非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也非十恶不赦的恶棍，对他的评价始终不曾盖棺论定，他又始终未被青木川人遗忘，死后几十年里仍被人们津津乐道，这就使他成为一个莫大的历史之谜，对谜底的追寻形成了整部作品巨大的悬念和内驱力。比较起其它一些长篇平淡沉闷的叙事氛围，这部作品显得张力十足。当前一些长篇创作的确步入迷途，总以为人物愈多、时间跨度愈大、线索愈纷繁便愈有长篇味道，殊不知小说毕竟是小说，不是生活本身。《青木川》的写作对此作出了回应。

我喜欢《青木川》的主题。历史题材创作中，关于真相的主题总是富于魅力的，这是因为相对于现实，历史是最容易被遮蔽、曲解和重构的。国人大都务实，对于历史真相之类也是不

大关心的。但其实，现实无非是历史的延续，对历史真相的漠视无异于对现实的漠视，也会使现实的真相蒙蔽将来的后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格外尊重叶广岑的写作，她通过冯小羽等人执着的探究，复活了一段尘封的历史，一种不同于通常历史叙述的社会面貌，一批生活在历史中而无法生活在叙述中的人物，体现了作家和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度。当然，冯小羽、冯明和钟一山都在寻找历史的踪迹，他们眼中的真相也不尽相同，所以，《青木川》又是关于真相叙述的叙述，它与真相的叙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历史与历史学的共存。

还应该指出，《青木川》并不完全是小说，陕西确有青木川这个地方，民国期间青木川也的确有一个叫魏辅唐的匪首，名字与小说人物魏富堂差不多。作者显然被这个真实存在过的人物深深吸引，力图在最大程度上恢复他的形象，而不想以凭想像编写小说为娱，使这部作品从一开始就建筑在花岗岩般的基础之上。作者通过采访所发掘出的任何点滴史料，都闪烁出不同寻常的光彩，被嵌入到原有的位置。这种拼贴和复原的工作是饶有趣味的，类似考古学的发现。当然，作者不可能完全恢复原貌，在读者面前呈现的塑像，是由出土的碎片和虚构的粘着物共同塑成，这正符合人类记忆的特征。

我写《青木川》

叶广岑

2000

1952